

張悅遙

在青春中找尋自我，在改變中收穫成長
——關於《青春萬歲》人物的心理探討

青春，是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是我們開始變得獨立、開始走向社會的過渡階段。青春中有著我們的最美好、最難忘的回憶。但青春中的人兒們擁有的不只是快樂與甜蜜，他們還面臨著家庭帶給他們無法抹去的印記、成長帶給他們知而不解的困惑、朋友之間的信任危機和懵懂無知的純真愛戀……

《青春萬歲》是時年十九歲的作家王蒙所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講述的是一批青年直面成長的問題，最終找尋到自我、收穫成長的故事。

小說成功塑造了許多生動鮮活的人物，這些人物都有著自己獨特的性格。性格是人物心理的體現，而性格的形成又受很多方面因素影響，本文將從小說中主要人物的心理入手，走進小說主人公的內心世界。

敞開心扉，予人信任

合上書，讓我最同情的人物不是蘇甯、呼瑪麗，而是那個倔強、要強的李春。在李春身上，我看到了一種堅韌的力量，她的奮鬥史，讓我想到電影《哪吒》中的金句“我命由我不由天”。沒錯，李春就是這樣一個人，她在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去改變自己的命運、改寫自己生來拿到的劇本。她要強，爭取事事做到最好；她倔強，即便自己有錯也不肯輕易低頭。她的要強讓人心疼，她的倔強讓人反思。起初讀到李春對鄭波等的語言上的不友好和她在徵兵上的極大反轉都不免會讓人對這個人物產生一些反感。但那個言語尖酸刻薄、渾身帶刺的她，是真正的李春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李春的童年並不幸福，父母早故，她從小寄居在伯父家中。這也是她為什麼過於敏感和要強的重要原因。綜合分析表明：孤兒的心理健康狀況與正常同齡兒童相比，在對人焦慮、孤獨傾向、自責傾向、過敏問題上差別較大，其中對人焦慮的差異最大。在孤兒寄養中，訴求無法滿足會導致他們的自我封閉。並且隨著自卑心理的加強，孤兒對外界的反應開始敏感，稍有不同的看法，就會引起內心的強烈反擊，慢慢發展為心理扭曲，這種默默的反抗證實強烈的自尊心在發揮作用。[1]而李春表現出的自私、要強都是由於內心安全感的缺乏和對自我的極力保護。

李春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學習成績優異，個性敏感的她也懂得察言觀色，在家裡能夠得到伯父的喜愛，在學校表現得大方熱情可以獲得同學們的歡迎。李春很小的時候便懂得只有自己努力才能得到尊重和自己想要的生活、懂得如何最好地保護自己的利益。但她的“保護”卻是在遇到問題時用帶刺的外殼將真實的

自己隱藏起、並且把其他人遠遠地隔開。

在“徵兵風波”和“吳長福跳舞事件”後，敏感的李春感覺到同學們的詫異、氣憤，甚至是輕視。面對這些，李春開始逃避甚至用有些激進的方法來進行“報復”。曾經她認為只要自己成績足夠優秀，別人自然就會喜愛、敬重她。但逐漸的，她發現自己之前的想法是不對的。原來，看似堅強、刀槍不入的李春也懼怕孤獨和失群，她也渴望朋友的關愛與溫暖。

其實李春一直不知道，或是沒想過自己想要什麼，她只是知道自己要變得優秀、變成別人眼中的焦點。最讓我同情她的一點是文中曾提到的“甚至於，她很少自己對自己講知心話”[2]。特殊的成長環境不僅讓小李春不敢信賴別人，而且連自己也不懂自己。也許是她只顧向前行走、取得進步，卻忘了自己的內心需求。

幸而，在同學的影響和感染下，李春慢慢發現了那種自我的生活是不妙的。她開始卸下自己的“盔甲”，收起對其他人不友好的“鋒芒”，開始學著與他人和解、並最終會與曾經那個自私、隱藏真實想法的自己和解。

直面苦難，擁抱溫暖

蘇甯、呼瑪麗，兩個出身家庭背景極其不同的女孩，卻又有很多相同點。她們的青春並不像大多數同齡人一樣那般絢麗奪目，她們就如同百花叢中最不起眼的幾朵。她們性格內向、不善於表達，看上去對一切事物都很冷淡。

蘇甯雖然出身資本家家庭，從小衣食無憂，但在家中得到的關愛卻很少，加之在年幼時又曾遭受過姐夫的欺凌，心理受過創傷。呼瑪麗，從小在天主教會“仁慈堂”長大的孤兒，她的童年充滿了剝削、壓迫和孤獨感。在成長的過程中，她又深受教會中帝國主義思想的荼毒，被灌輸不正確的思想。

有相關研究表明，兒童期虐待與個體成年後孤獨感顯著正相關，而反芻思維在兒童期虐待與孤獨感之間有顯著仲介作用。高反芻思維者在社交情境中過於關注負性事件，同時，還會使個體對未來的社交關係做出消極預期，導致其逃避人際互動情境，因而不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交關係。[3]這也是為什麼蘇甯和呼瑪麗為什麼不能很好地融入集體，對外界事物表現出冷淡甚至是逃避的原因。

文中還有一點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她們兩人對於宗教的認識。呼瑪麗信仰宗教的很大部分原因是她從小生活在天主教會“仁慈堂”，從小學習聖經。但逐漸的，弱小的呼瑪麗發現只有在做禱告的時候才能感受到她未曾遇到的“仁慈”、感受到內心充滿了能量。同為生活中“迷茫者”的蘇甯也受呼瑪麗對於宗教之神奇力量的鼓動，想要從其中找到依靠。

佛洛德認為，宗教是建立在人多主觀願望之上的一種幻想。人之所以信仰宗教，是由於害怕孤獨、恐懼和無能為力之感，是一種心理逃避。[4]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她們二人內心的虛無和孤獨。她們面對命運有種“無力感”，所以想把精神寄

託在宗教上，想要在宗教中找尋生活中不能解開的答案。

蘇甯和呼瑪麗二人又是幸運的，她們幸運地擁有了鄭波、楊薔雲、袁新枝等關心並且樂於幫助她們的朋友。有研究表明，健康的友誼關係有利於降低青少年個體的抑鬱情緒和孤獨感，幫助個體更好地適應社會環境[5]。在這個溫暖的大集體中，她們的“冷淡”逐漸被大家的溫暖融化，她們的熱情逐漸在大家的帶動下釋放。蘇寧開始改變過去的自己，並主動舉報了自己父親的錯誤行為，勇敢地面對和迎接屬於自己的人生；呼瑪麗也在神甫被捕後開始認識到自己曾經觀念的錯誤性，開始走出原來的生活，並喊出了那句肯定的、響亮的“同學們，我有勇氣生活了，我敢生活，敢！”。

拒絕自欺，正視自我

鄭波和楊薔雲，文中極具個人特點的兩個人物。她們可謂是作者筆下那個時代的優秀青年代表。兩人在性格上有許多相同點，但卻又各自有自己的閃光點。文中在描寫二人的內心獨白時，都提到了“火”。鄭波在日記中寫道“我的心像是燃燒著的，燒得發焦”[6]，楊薔雲覺得“自己哪小小的身軀，裝不下那顆不安分的心，那股燒不完的火”[7]。鄭波性格好強，堅韌執著，可以用九個小時來解出一題；楊薔雲直率熱情、勇往直前，能夠用自己的熱情去感染大家。她們對待生活積極、熱情，對待學習刻苦、認真，對待工作忠實、執著。她們內心的“火”不斷在燃燒，她們的青春不斷在發光發熱。

提到青春，人們總說“誰的青春不迷茫”。文中的鄭波曾為自己學習問題而苦惱，楊薔雲也曾為自己“三分鐘熱度”而低落，但她們能積極調整心態，發現並解決自己的不足，為自己的人生做好規劃。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埃裡克森在1963年首次使用了“自我同一性”這一詞。而自我同一性是指個體在尋求自我的發展中，對自我的確認和對有關自我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諸如理想、職業、價值觀、人生觀等的思考和選擇。自我同一性的確立，對於青少年的健康成長，較好地適應社會和實現自身價值都具有重要意義。[8]鄭波作為“少年布爾什維克”的典型代表，熱愛自己的事業，並願為之奮鬥一生，這也是文末她選擇留校當一名老師的原因。楊薔雲在畢業時，也找到了屬於她的人生答案——“只有認真地生活才能得到真正的生活”。

中國古話曾講，“人貴在有自知之明”，一個人能清晰地認識到自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人們總是不願面對自己的不足，總喜歡聽別人的讚美。人總傾向於以一種更為有利的方式考慮自己，正向認同自己，自欺是意識長期進化的結果，是人的一種具有適應意義的心理特質。[9]但在青春之中，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我們不能被依靠自欺來獲取心理上的安慰，不能總是活在過去的光芒或是黑暗當中。前文提到的三人其實一直在“自欺”，她們沒有像鄭、楊二人一樣很早地就認

識到自己的不足和樹立“自我同一性”。也許李春早已有成為科學家的打算，但那份力量不足以支撐她走得更遠；也許呼瑪麗可以在宗教中找到力量，但那不是直面自己和人生的好辦法。

汲取經驗，青春遠航

青春具有跨越時空的共性，它可以熱烈奔放、可以豪情萬丈、可以憂鬱綿長，可以在你的決定下成為任何模樣。縱使我們所處的時代、我們的生活已於往日不能同日而語。但，由於“青春”這一時期對每個人都有著特殊的意義，我們，與《青春萬歲》中的青年們才產生了跨越時空的共鳴。我們在書中閱讀他人的故事，殊不知，我們亦在閱讀和審視自己。每個人都會多多少少在書中找尋到自己或是親近朋友的影子。鄭波對於工作和學習的韌性、袁新枝的樂於助人、李春的倔強要強、蘇寧的憂鬱、楊蕾雲的熱情積極、呼瑪麗的孤獨弱小……

在青春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熠熠閃光的人、可以看到充滿歡聲笑語的時刻、可以看到獨屬於青春這一時期的所有美好。但我們往往會忽略自己和他人內心中的糾結和鬥爭。雖然這些心理上的障礙或是困惑看上去與青春的美好格格不入，但我們不能否認，“光明”與“黑暗”都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只在一味地追求“光明”而忽視了其實更有助於我們成長的那些“黑暗”。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我們每個人都不是生來完美的。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我們也避免不了會受周圍環境的影響。但我們可以做的是認清自我、打開自我，不將自己封閉在狹小的世界裡、不將自己趕到沒有出路的“死胡同”中。那些我們的心理矛盾，其實很多都是自己對於缺點的認識不足，或是想要逃避這些缺點而進行的內心糾結與掙扎。

亞裡斯多德說過“人類最大的智慧不是瞭解他人，而是真正地瞭解自己”。我們應該勇於正視自我，敢於承認自己的不足，並能堅定地邁出改變的步伐。有童年陰影、性格有缺點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不能直面這些問題。我們高聲吶喊“青春萬歲”，想讓青春的記憶深留心底；我們堅定地道出“正視自己”，不讓人生留下悔恨的印記。你們的青春，亦是我們的青春。誰的青春沒有過迷茫，誰的青春沒有過煩惱。但我們在青春中發現了美好，我們在成長中不斷地改進，最終定會找尋到自我、收穫成長！

參考文獻：

[1]張峰,楊欣,郝立濤,李莎. 孤兒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分析研究[J]. 河北企業.2009(12):70-71

[2][6][7] 《青春萬歲》，王蒙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3]向燕輝、袁蓉、趙佳旭：兒童期虐待與成年後孤獨感的關係：反芻思維與

核心自我評價的仲介作用[J].心理科學.2021(01)

[4]賈紅棉：關於大學生宗教信仰問題的分析研究[J].理論觀察.2008(3)

[5]蘇志強,邵景進,張大均,蒲堅:童年中晚期友誼品質與抑鬱的關係:一項縱向研究[J].心理發展與教育. 2017(04); 金燦燦, 鄒泓: 中學生班級環境、友誼品質對社會適應影響的多層線性模型分析, 中國特殊教育(CSSCI), 2012(8), 60-65

[8]石楊、劉好:從埃裡克森自我同一性理論探析我國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 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 2008 (6)

[9]黃捷揚：自欺、欺人及被人欺過程發展的必然性研究. 記者觀察(上半月) 2018(005)